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毕淑敏
心灵四书

Saving Breasts

毕淑敏
著



拯救
乳房

5247.57
2182

南陽中醫學院圖書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——毕淑敏
心灵四书

Saving Breasts

毕淑敏
著

拯救 乳房



中医学院 067375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拯救乳房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毕淑敏心灵四书)

ISBN 978-7-02-009988-7

I. ①拯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1577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 脚 印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23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2.375 插页6

版 次 2003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4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988-7

定 价 3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序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予我的信任。感谢责任编辑，不辞劳苦地将我多年以来的长篇小说、散文等结集出版，给我的文字和读者以再次相逢的可能。

像个老农，回头一望，检点田中的出产。写作几十年，只有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师》《花冠病毒》五部长篇小说，比起每年量可达百万字的同行们，心中惭愧。

低产作物。聊以自慰的是每一畦都用心耕作，不曾敷衍土地和时间。写的时候全神贯注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节制自己的激情。长篇小说相当于文学的马拉松，若提前在某一个阶段全速发力，速度会令自己吃惊，但有可能伴随后劲不足。一个人是难以用跑百米的速度完成数十公里的长途跋涉，我喜欢日复一日持之以恒从不懈怠。

在我所有的长篇小说里，都始终关注着生命的危难与

提升。《红处方》是抒写人类和生理上心理上的毒品相搏的过程。《血玲珑》写的是人性中的善与恶如何扭曲纠缠的故事。《拯救乳房》是描绘女性和癌症奋争的群像。《女心理师》写的是人们心理上的困惑和救赎之路。《花冠病毒》是我的科幻作品，写地球上的所有生灵如何相依共荣，对人类将来的发展做出我的预测。

人们问过我，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生命主题呢？我也自己问自己。清理思绪，我觉得原因大致分为两个方面。一是我少年时就到西藏阿里当兵。（按照一种文学批评的观点，写作者的少年时代从出生持续到十八岁。我那时十六岁多一点，基本归在这个时间段。非成心装嫩。）高原狂风呼啸冰雪弥天，气候恶劣氧气稀薄。我从北京城出发，一头扑进了海拔五千米的世界屋脊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，经常被恐惧压倒。在辽阔冰冷的高原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微不足道，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。第二个原因，是我自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医学。我亲眼目睹近在咫尺的鲜血和鳞次栉比的死亡。我照料侍奉生命垂危的伙伴，为年轻的烈士穿上贴身的尸衣。把解剖刀插进病亡者的骨缝，看秃鹫将天葬的人体叨啄为白骨嶙峋……我明白了人生在世，既残酷又宝贵。生命是我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，我决定穷毕生精力，将自己一生打理得有意义有意思，

丰饶幸福。

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所有房屋有树木花草的院子，那么中短篇小说，就是一套套一间间独自安在的小房子，关起门来自成一家。一个写作者，有很多感想要对这个世界诉说。如果要说的话太多，故事大费周章，就成了长篇小说。如果要说的比较多，三几个人物或场景，就成了中短篇小说。如果要说的话虽少，但掏心掏肺，不虚构，不矫情，就成了散文。所以，我并不觉得文体之间有非常严格的界限。对我来说，最基本的尺度就是我只说自己相信的话。不要为了金钱、名声、得奖和讨好读者等等外在的需求，来差遣自己的写作。

回顾已经走过的路途，翻阅已经写下的文字，我充满感恩。年轻时，总以为自己可能活不到三十岁。在阿里太容易死于阵亡死于雪崩死于车祸和一切奇形怪状的高原病……现在我已年逾花甲，还能轻快呼吸健步奔走呼朋唤友东游西逛，实已大大出乎意料。更惊喜的是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，换点盘缠出游，这实在是我年轻时万万思谋不到的好事。

我珍视曾经的文字，它们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。思考死亡让我安静，洁净的文字和温暖慈悲的襟怀，是我追索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也不拒绝严峻和淡然，因为生命中本来

就寒风凛冽荆棘丛生。

生命为何宝贵？不仅因为它是单程且不可重复，还因为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成长。生命何以流传？不是依赖基因广布，而是思维之火的相互点燃。

谢谢读者你。

毕淑敏

目录

- 第1章 与狗有关的自杀 / 001
- 第2章 叫醒魔鬼 / 003
- 第3章 永远过不去的事 / 014
- 第4章 一道老虎菜 / 020
- 第5章 绿色的羊羔皮纸 / 031
- 第6章 这个小组姓癌 / 037
- 第7章 摁下你的指纹 / 049
- 第8章 夜半铃声 / 058
- 第9章 墓地游戏 / 069
- 第10章 天堂里的政委 / 077
- 第11章 苦涩的青苹果 / 088
- 第12章 乳房哭泣 / 101
- 第13章 白云之舞 / 116
- 第14章 我得了乳腺癌 / 130
- 第15章 心中蟒蛇 / 141
- 第16章 种子蛰伏 / 145
- 第17章 台阶向上 / 156
- 第18章 熟悉的陌生人 / 176
- 第19章 向北再向西 / 195
- 第20章 婚礼,还是军礼 / 220

第21章	谁设下的陷阱	/	233
第22章	爱也需要证明	/	239
第23章	从黑夜到黎明	/	261
第24章	想象死亡	/	272
第25章	子非鱼	/	290
第26章	泪洒春草	/	305
第27章	记忆之门	/	318
第28章	爱情如雪花	/	329
第29章	裸体秀	/	339
第30章	水晶厅的表决	/	358
第31章	花纹下面是金属	/	373
第32章	死亡盛典	/	378

第 1 章

与狗有关的自杀

他越来越喜欢“自杀”这两个字了。

它们端庄宁静，充满魅力。无声旋转着的猩红引力，犹如巨大的橡皮，会把他所面临的匪夷所思的困境，涂抹干净。当他想到自己死后人们对死因的种种揣测时，冷峻的嘴角浮出了微笑。

没有人会猜出他的真实死因。他事业有成，历史清白，英俊有为，为人谦和，家有豪宅，出入汽车。也许唯一的缺憾是他还没有成家，壮年男子的这种状况，很容易让人和暧昧的习惯相连。但他在私生活方面无可挑剔，没有情人，也不是同性恋。他规规矩矩地谈过恋爱，因性格不合而分手，所以至今单身。

一如他严谨的工作作风，他对自杀也做了周密的研究。他在网上查了有关自杀的资料，据说女性多用服毒，男性多采自缢。这两种死法他都觉得有缺陷，关键是留下了全尸。

关于自杀的时间,香港一位硕士的论文以此为题,探讨在星期几自杀的人最多。他兴趣盎然地看下去,决定把终结自我的时刻,选在硕士认为最少发生自杀的日子。不料看完全文,才知道没法以自己的死和硕士开个小玩笑了。资料表明,女性在周末自杀的人最多,但男性无此规律,分布平均。

他决定采取自爆的形式,地点选在一家狗肉馆。他喜欢狗,原本预计将来退休后,养一大群藏獒和一条京巴,不想来不及了。没有亲自养过狗,喜爱就更一往情深。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,为狗们做一件事情。让这家狗肉馆,因为有人曾在这里成功自杀,生意一蹶不振。

当他把一切计划安排妥帖以后,心情就稳定下来。经过狗肉馆的时候,他不由自主地对悬挂着的狗肉们说,别急,我就要来解放你们了。我的秘密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第2章

叫醒魔鬼

某日，京城某报在最不显眼的版面上登出广告：

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，我知道你手术后很孤独。我想把得了这种病的人聚在一起，成立一个心理小组，结伴前行。如果你想参加，请拨打程远青博士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，询问详情。

程远青在自己家里，像在机场的候机楼里走来走去，路过穿衣镜的时候，对着里面那个面容清秀但不修边幅的形体，莞尔一笑。她本是穿着考究重视仪表的女人，知道提臀收腹，把一副略显衰败的中年妇女骨架，打造得挺拔紧凑。知道用极细颗粒的粉底，把面部填抹得依旧霜白。为了和病人膏肓的组员们打成一片，她毁掉精致，趋向朴素简约。

隽永生物公司资助小组,把职员褚强配给程远青当助手,可惜没有办公室和专人值班。面向社会招募癌症组员,一应杂事必得程远青亲办,广告刊出的是程远青家中的电话号码。

程远青警觉如猎犬,睡觉的时候,仰面朝上,以利两只耳朵都能接收到声波。卫生间没有电话机,每次方便过后,她都先提着裤子跳出小门,仔细听听有无振铃,再按下水箱阀门,生怕冲水声淹没了一个报名者的希望。

电话响了。她急切地抓起话筒。

“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帖子了,你究竟安的啥心啊?”

程远青察觉到对方的不解,很镇定地说:“好心。”

“你有这病吗?”对方问。

“没有。”程远青如实作答。

“没得过这病,瞎掺和啥?想闹个啥外国学位,要不就是想得奖。诺贝尔什么的?”对方还挺渊博。

“我已经有外国学位了。凭这个得不了奖。不管是诺贝尔还是其他尔,全不够格。”

对方又追问道:“卖票吗?”

程远青不明白:“什么票?”

对方说:“加入你那个组织,不要票啊?”

程远青答:“不要票。”

对方穷追不舍:“要不要钱呢?”

程远青说:“也不要钱。”

对方好奇,纳闷地问:“一不卖票,二不收钱,那你图的是什么?”

这下真把程远青难住了。说这是为了癌症病人的福祉,生命的终极关怀之类?想来她也不信。思忖一番,只得说:“我得到一笔慈善捐款,专门用于癌症病人的康复,为他们排忧解难。”

话说到这会儿，对方一个大喘气，总算明白了，埋怨道：“早说就跟庙里施粥似的，我就不和你啰唆了！”

程远青忍气吞声说道：“您是要报名参加这个小组吗？”

对方嘿嘿一乐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我可没得这种要命又说不出口的病。打个电话，凑个乐子。”说罢挂上电话。

程远青呆坐半天，缓不过气来。设想了一百种开张的方式，没想到竟是这样。

陪着先生到国外读书，程远青含辛茹苦，放弃学业，抚育幼女，打工助学。丈夫埋头读书之后，回家能吃到真正的手擀面和茴香馅的饺子。丈夫戴上博士帽的那天，正式宣布和她分居。程远青呆若木鸡，记得当时正在厨房里倒番茄酱，好像并没有听到玻璃瓶子落地的声响，遍地已是猩红泥泞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失声道。

“以前，电脑显像管是球面的，后来是柱面的，又发展到了平面……”丈夫回答。程远青茫然，想不出这两者的关联。“请你通俗点，别用专业术语。”程远青打断他的话，在失魂落魄中竭力保持着最后的尊严。

“我本不想说，但你一定要我说，就不要嫌我刻薄。你内存太小，硬件太差，CPU太慢。简言之，是个过时的球面管，而新的液晶显示屏更大更清晰，也更赏心悦目。”丈夫说。

这一次，程远青还是不很明白，但她确知事情已无可挽回。

西谚有话——一个丈夫消失的缺口，十个朋友才能填起。程远青此时悲哀地发现，这些年来，自己不但荒疏了学业，而且冷落了朋友。那缺口就孤零零地龇牙咧嘴，日夜飕飕冒出冷光。

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，不需要解释，也没有哀求。干脆一步到位，和丈夫平和地离婚了。旁人以为是沉着，其实不过是绝望。丈夫要到硅谷任职，说把

女儿带上,以后让孩子有一个好前程。程远青淡然说,你把女儿留下,这样容易和新人相处。丈夫先前一直绷出的强硬突然柔和了,说,给我个补偿的机会。程远青说,那你掏一份读博士的学费吧。先生说,这你放心。为了女儿,我会这样做的。程远青说,不是女儿的学费,是我的学费。我年纪大了,一边打工一边读书,恐怕拿不下来。

丈夫有些意外,但还是很快回答,行。不过要分期付款。

程远青选择了心理学,这门年轻而深奥的学问如同碘酒,消毒了她的伤口,让她没有因此坏疽而崩溃。一个柔弱的东方女子,要在西方国度里钻研心理学,其中的艰辛,常人难以想象。程远青坚持下来,披荆斩棘,导师和同学们都称赞她有毅力,只有她自己知道,那是为了探究自己命运的悲剧和洞察他人思维的轨迹。

学问真是个好东西,心理学深入人心最柔软的地方,在那里摧枯拉朽点石成金。它使程远青在痛苦中脱胎换骨,锻造一新。羞辱被宽容平复,仇恨被岁月漂白。她学会了觉察自己内在的涟漪,以博爱和晴朗的心,观察世界穿透风云。孩子上了大学,有了自己的志向和圈子,程远青决定回国。她虽然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临床心理学家,但面对异国人催眠后的喃喃低语,总有隔着冰箱保鲜纸的疏离。你可以看清肌肉的纹理,甚至可以触摸到起伏的骨渣,但它们以一种冰冷的滑腻,拒绝和你的指纹丝丝入扣。那是另类文化浸泡出的橄榄,其中五味,无论她怎样体察,都略逊一筹。她决定回国,把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知识,报效生养她的地方。这不只是一种地域的忠诚,更是文化基因的指令。

回国后,程远青暂住在父母遗下的一小套单元房里。何去何从,看看再说。研究所邀她任职,大学请她担纲教授……她谢绝了那些声名显赫的单位,很想做一桩开创性的事情。

思忖之中,母校校庆。校园被怀旧的故人塞满每一个角落,连大操场边上旧厕所的一堆废砖,都不断有人凭吊。一般中学的校庆会像贫农,母校不然,是个富农,不单茶点丰富,中午还有一顿价格不菲的自助餐。从星级饭店请来的厨师把

餐台布置在篮球场上，高高的白帽几乎触到篮板。冷拼热炒，袅袅香气把篮圈的破线头吹得像章鱼腕足，四下飘扬。来者无论老少，都吃得双唇油亮，面红如蟹。

叙旧再久，必有一散。程远青因被几位老同学缠住，请她为各自的感情和子女问题支招，待走出校门，已是暮色四合。分手之后，程远青正待打车回家，一辆黑色奔驰无声地停在了她的身旁。电动玻璃窗摇下，一个很明亮的男声说：“请问，是程远青博士吗？”

程远青下意识地回答：“我是。”答完之后，又有些后悔。回国不久，几乎不认识什么人。眼下场面，有点像国外的惊险片，认定了是你，便有一番打斗。

那人把车子停稳，走出来，面带微笑。他身材高大，挺拔瘦削，西服笔挺，脸部轮廓像非洲人三斧劈出的木雕，不精致，但有一种独特的精气神。“程博士，别那么紧张。我叫吕克闸。算起来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您的学长。”

程远青笑了。一些杰出校友的名字和头衔，今天在会场上被大喇叭屡屡提及，程远青也忝列其中。吕克闸这个名字，出现频率最高，据说校庆所有开销都由他支付。其实他当年转学过来，只读了一个学期，成绩还差。如今是隼永生生物公司总裁，身价不菲。

程远青说：“那要谢谢你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谢什么？”

程远青说：“谢你的饭啊。”

吕克闸露出烤过瓷的白牙说：“要谢这个，应该是校长，不该是您。如果您要谢我，就要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能请您坐一坐吗？”

程远青去国时日已久，对国内人事心态，乐得能有第一手了解，就说：“好啊。到哪里？”

吕克闸说：“离这里不远，有一间酒吧。请上车吧。”

酒吧以航海为主题，假装无意地随处摆放着缆绳和舵盘一类的装饰品，连挂衣帽的钩子，都用抹了特质胶的水手结替代，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咸腥冷峻，

想来也是特选了海洋气息的空气清新剂。吕克闸熟门熟路，落座于一架罗盘钟下的独木舟旁。舟长丈余，虽是现代能工巧匠的复制品，一眼看去还是古拙苍凉。舟板的木纹断裂处布满蛀孔，舟帮之上，略加打磨，铺着一块厚厚的玻璃砖，透过晶莹的玻璃，可以看到舟底森然的疙瘩纹如老迈之眼。

程远青为自己点了水，纯净冷冽的水。吕克闸点了烈酒。吕克闸说：“程博士，在酒吧里点水，是对这里的不敬了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所有的酒都是水变成的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就像我们不管现在是什么人，以前都是天真无邪的中学生。”

程远青转了话题：“吕总裁常来这里吗？”

烈酒入口，吕克闸说：“我喜欢酒吧。尤其喜欢一个人待在酒吧里。在这里没人认识我。没人不停地对我说酒是个坏东西。”

程远青扣住：“看来经常有人对你说酒的坏话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是啊。我老婆。我父亲是得肝癌去世的，他是一个老酒鬼。烧他的时候，整个火葬场都闻到了酒味。程博士，罢罢，初次见面，不说这种伤感的话了。知道你在国外读了心理学，很想和你合作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你是个企业家，我们怎么能合作呢？心理学某些分支和企业管理有关，可惜我不曾专修这些科目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我是研究生物化学的，在我眼里，人既是细胞的堆积，支离破碎的，又是完整的大一统。程博士从国外回来，一定想干成一番事业。我愿意无偿资助你，事你挑，钱我出。只有一个条件，要和癌症有关。我母亲也是被癌症带走的。想孝敬他们的时候，我没有钱。有了钱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需要了。可天下还有无数的癌症患者，需人救治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所以你要报效社会，满足自己的心愿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拔那么高，我担待不起。我是商人，在商言商。比如操办今天的校庆，很多人以为是个义举，其实不过是为了多认识朋友。没有聚会，我就无